



青少年护泊哨

顾 骏 翹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插图 劳 思 张晓飞

青少年护泊哨

顾骏超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苏州印刷厂印刷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0·186 定价 0.49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船埠码头上阶级斗争的中篇小说。

江南某水城培红中学红卫兵，在学校党支部和里弄党支部领导下，组织青少年护泊哨，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围绕着青少年护泊哨的诞生和成长，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经过几件较量，红卫兵小将得到了锻炼提高，一个地下盗窃贩运集团的资本主义活动败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作品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育的、坚持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而斗争的红卫兵 凌 澜 的形象，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锻炼的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目 次

一 大运河畔	1
二 首次出岗	21
三 弄堂暗处	40
四 锋芒初试	50
五 刮“苔”抹“油”	69
六 犍马迷途	86
七 石洞露馅	105
八 灶前听书	121
九 船艙补课	138
十 花船失踪	151
十一 在白马涧	168
十二 竹棚交火	184
十三 雁湖风雨	201
十四 永不下岗	225

啦！高亢悠扬的汽笛声在河面上荡漾，似乎在向来往船只招呼，也好像朝着正在桥畔刷写大幅标语的红卫兵小将致意。

瞧，石拱桥桥堍石壁的两边，刚贴上两条大幅标语，这会儿还隐隐散发着墨香味：

“坚持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

“搞好开门办学，誓做革命后代！”

一个约有十五、六岁，长得粗眉大眼、虎虎实实的红卫兵，正捋高臂袖，书写标语的落款：“培红中学红代会”。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个年龄比他稍大、细眉秀眼、扎着修长细辫的姑娘。她一手拎着浆糊桶，一手执着扫帚，腋下挟着一卷大字报纸，正偏着头，专心地审视着标语。这时，刚傍岸的船民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也陆续围拢过来，指点着刚刚上墙的标语，议论起来。

“好啦！”那个男红卫兵写完落款，侧过身，向同伴投来询问的目光，“阿绣，你看怎么样？”

细眉秀眼的姑娘满意地点点头：“行！孟钢，抓紧时间再把最后这卷大字报贴到那边过街楼下去！……”

阿绣话音未落，河面上，船队的汽笛声突然变得急促、尖厉起来：

“嘟！嘟！嘟！”“嘟！嘟！嘟！”……

这是船只发现险情的紧急回声！一听到这声音，聚拢在桥堍下的船民和社员呼地散开，纷纷涌向河边。运

河两岸顿时掀起一阵嘈杂的声浪。阿绣和孟钢正想走离桥堍，这时猛地一惊，抬头望去，只见一条“吃水”很深的水泥船横漂在石拱桥洞口，挡住了水道。水泥船船舱里装了几台柴油机，船板上却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

“嘟！嘟！嘟！”……

船队渐渐驶近这座石拱桥唯一的桥洞，根本无法改道避让。

紧急回声就是命令！

岸上的船民和社员，有的大声喊着船主，有的飞步跑回自己船上，寻找适当的工具好去援救。孟钢也猛一纵身，跳上歇泊在岸边的农船，三蹦两跳，蹿到泊在最外档①的农船船头，拿起一根弯篙②，想把水泥船钩过来，无奈离船还差一大截，钩了几回没钩着。

阿绣急得额上沁出了汗珠，她扔下浆糊桶和扫帚，急乎乎在岸上喊：“船主快来啊！船主快来啊！”

转眼之间，船队离桥洞越来越近。机轮甲板上的水手，有的紧捏篙竹，有的拎着靠球③，一个个做好了应急准备。后面拖驳④上急促的哨子声和呼喊“倒锚⑤！”

①外档：码头船只横向并排停靠，靠近码头的叫内档，远距码头的叫外档。

②弯篙：篙头上有弯钩的竹篙。

③靠球：是一种棕绳编结的软木球，防止船只撞击用。

④拖驳：船队中拖在轮船后面的货船。

⑤倒锚：船队用来煞住船只前进的措施。

“倒锚!”的声音响成一片。大家心里非常明白：要是船队稍微碰撞一下水泥船，准会使它翻沉。

“嘟!嘟!嘟!”……

紧急回声连响。

就在这时刻，船主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河滩最高一级的石阶上。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社员，粗粗的浓眉下，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着敦厚的光芒。他眼看这番情景，心里好象被刀子猛戳了一下。只见他浓眉倏地一挺，把敞开的上褂一脱，就一步跨几级冲下台阶……

尽管轮机脱档^①，拖驳倒锚，由于惯性，这一长串船队还是象一群脱缰的野马，恣意地向石拱桥洞冲去，冲去!

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一场撞船沉船的事故就在眼前。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刹那，忽见离河面二丈多高的石拱桥顶上，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纵身跃入河中。

“嗨!”人们一阵惊呼。

“凌澜!”阿绣和孟钢几乎同时脱口而出。

岸边正要跳水的船主这时也抬头望见了她，他眼睛猛然一亮，“是小凌?!”

^①脱档：让轮机空转，刹住船只前进的措施。

这当儿，凌澜排开水浪，露出水面，奋力游向横在桥洞的水泥船。那速度简直象运动员临近终点的冲刺。

凌澜游近船身，一手攀住船板，一个鹞子翻身，一骨碌上了船。她还没站稳身，就一把抓住橹把，猛一扳艄，迅速扭转了船身。

嗨！动作那么敏捷灵巧！大家不由惊愕了。

这时，船主也游水过来，翻身上船，叫道：“小凌！”

凌澜一见，欣喜地应道：“长根大叔！”

招呼间，凌澜正想把水泥船再往旁边靠靠，让开一条水路，可是船队已经驶到眼前，正迅猛地朝水泥船头冲来。凌澜一纵身跃到船头，想用篙竹把船撑开，不料篙竹不见了。眼看机轮就要撞来，长根大叔急中生智，顺势往船头一坐，扬起两腿，使劲朝那条卷浪而来的机轮船舷蹬去……

“嘟——”长长的船队擦舷而过。

“好险！”人们深深嘘了口气，不约而同把赞许的目光投注在凌澜和长根大叔的身上。

凌澜沐浴着金灿灿的霞光站在船头上，她那淡绿色的布衫被水染深了。大红的“红卫兵”胸章在浪里洗涤得更加鲜艳。湿透的短辫紧贴耳后，更衬出脸庞的丰满。她脑门上有一簇散发，劲抖抖地搭在两条弯细的眉毛上；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亮闪闪的；小嘴巴微微翘起，透出一股倔强机敏的神态。

孟钢站在外档船头，冲着凌澜翘起大拇指，大声嚷道：“嗨！凌澜，真有你的！”

长根大叔一边乐呵呵地执着橹把，缓缓把船摇向驳岸，一边说：“小凌！今朝这条船可幸亏了你呀！”

“长根大叔，这条船原来是你们队的呀！”凌澜笑着回答。等船一傍岸，她一纵身跳上岸，随手把缆绳在石桩上带紧。

长根大叔解释道：“这几天队里人手紧，我一个人进城运这批柴油机，没想到忙了岸上，丢了船上！”

“孟钢，你还有任务，先走吧！”阿绣拾掇完贴剩的大字报纸张以及浆糊桶、扫帚，交给上岸的孟钢，趑身回来，插问道：“大叔，柴油机装完了没有，为啥不开船呀？”

“哎！还不是船上出了岔！”长根大叔收敛了笑容，气恼地说道，“柴油机装船没多久，我发现好几只柴油机的油箱盖没了，忙乎了大半天才配好，不想船竟会杳到桥洞……”

“油箱盖没了？”凌澜慢慢地捋着湿漉漉的头发，想了想，忽然又问道：“大叔，你船上怎么没篙子呀？”

“篙子？”长根大叔一愣，回头仔细朝船上一望，咂了咂嘴，“啊咦，真稀奇，篙子怎么没有了？”

大家正疑惑间，细心的阿绣四下一张望，忽然指着驳岸上一角喊道：“大叔，喏，那边一根篙竹是不是你们

船上的呀？”

阿绣手指的方向果真有一根篙竹孤零零地插在驳岸木桩的旁边。

长根大叔走过去，拔起篙竹看了看，点点头，喃喃自语道：“是这根篙子！嗨！今天怎么尽碰上这些怪事呀！”

望着波光闪闪的大运河面，凌澜这时不禁沉吟起来：这条装得沉甸甸的水泥船，怎么会自己脱缆杓到运河当中去了呀？而且偏偏挡住了桥洞水道……柴油机油箱盖怎么又不翼而飞了？船杓到河当中，为啥篙竹却留在木桩边？……“长根大叔，我看今朝这船脱缆可有点离奇呀！”凌澜沉思着说。

“是离奇，兴许里面有问题！”长根大叔深深点了点头，侧脸望了凌澜一眼，急乎乎地叫道：“哎呀，小凌，尽顾说话，瞧你浑身湿的，你赶紧回家换衣服去，我去向水上派出所汇报一下！”

“走！上我家去换！”阿绣说着，便挽着凌澜一道走上了驳岸。

阿绣家就在离石拱桥不远的过街楼上。凌澜换下湿衣服，阿绣一边接过手把它绞干晾到沿河窗口，一边关切地问：“凌澜！你怎么到这会儿才回来？大伙都等得心焦啦！”

凌澜正对着镜子扣衣钮，一听这问，连忙说：“你知

道，今朝下午的会议开得可热火哩！区委负责同志都赶来作指示啦！我们学校党支部和网船湾里弄党支部根据前几次研究的意见，又反复作了讨论，最后决定，把码头边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起来，安排一定时间参加护泊活动，起个什么名儿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叫‘网船湾青少年护泊哨’……”

“网船湾青少年护泊哨！”阿绣满心喜悦地复念着。

“会上还明确了，这是让我们投身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

“太好啦！”阿绣激动地扭过身，“我早就猜到一定会批准嘛！”

“看你这高兴劲儿！”凌澜看了阿绣一眼，笑了。随后又神色庄严地问：“可不知道准备工作跟得上不？”

“大幅标语、大字报刚刷完，还有点扫尾的事，孟钢他们去啦！”阿绣答道，又反问凌澜：“什么时候开始活动？”

“党支部书记解师傅说，今晚就开成立大会，她问我各项准备工作可来得及？”

“你怎么说？”

凌澜利索地一甩短发，挺着胸脯高声回答：“我当然一口保证：没问题！”

“那可不行！”阿绣神秘地抿嘴笑了笑，故意摆出焦急的样子：“我这儿怎么来得及哪？”

“来不及？”凌澜扭过头，忽闪几下大眼睛，心里明白了几分，故意把脸一沉，伸出食指朝阿绣的额头上轻轻一戳，“来不及就追查你的责任！”说完，两人不约而同地咯咯笑了。

阿绣转身来到床边，唰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叠红艳艳的臂章，自豪地把手一扬：“喏！”

“啊哈！我早估计到，我们的阿绣准备工作只会提前，不会拖后！”

凌澜穿好衣服，回过身，明亮的眸子里闪出兴奋的光采。她从阿绣手里接过红臂章，只见每只崭新的红臂章上，都端端正正绣着“护泊哨”三个字。这针针线线蕴含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凌澜不由心头一热：“别瞞我！准又是开了几个夜车赶出来的吧？瞧你，眼睛都熬红啦！”

阿绣腼腆地笑笑说：“我让大伙儿今晚戴着它，走上码头，值好第一岗！”

凌澜点点头，深情地望着红臂章，眼前似乎又浮现出文化大革命中，战鼓似雷鸣、红旗如林立的战斗场而，不禁心驰神往地说：“阿绣，你还记得吧，几年前，我们也是戴着红臂章，走在码头上，宣传《十六条》^①，宣传反修防修，宣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那时我们的劲头多大呀！”阿绣也沉浸在激动人

^①《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简称。

心的回忆中。是呵，几年前，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刚刚兴起，凌澜和阿绣小学还没毕业哩。当她们看见满街满巷出现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幅标语，看见一队队戴着红臂章，高唱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战歌的红卫兵们在码头上来来往往，看见船民们三五一簇，在货棚下、船头上热烈议论着这场伟大的革命，思想上经历了一个多大的飞跃啊！“中国也有赫鲁晓夫？”她们开始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可是，大量的材料使她们惊醒：有！的确有。赫鲁晓夫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下改变了列宁故乡的颜色，中国的赫鲁晓夫也正是企图用这付麻醉剂麻痹群众斗志，复辟资本主义的。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她们要同伯伯叔叔、哥哥姐姐们一块儿战斗！在凌澜的带领下，一支“小喇叭战斗队”很快就组织起来啦！她们手拿土喇叭，肩扛小黑板，高唱着战歌，来到歇泊在码头边的货船和农船上，一条船一条船地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及时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阿绣！这场大革命，使我们懂得了多少事啊！不反修防修，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我们‘红领巾’就会象雷锋叔叔童年那样，受不尽的苦难啦！那怎么行！我们那么大的劲头不就是这么来的！我总忘不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你那时通

宵为我们赶制红臂章，上面绣着‘红小兵’三个字！”

“红——小——兵！”阿绣拖长声音重复着，忽然若有所思地说：“时间可真快，一眨巴眼，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从红小兵到红卫兵，还剩下一个多月就要毕业了。如今一想到离开学校，也就要和这光荣的称号‘告别’了，真有点舍不得啊！……”

凌澜寻思着，缓缓走到沿河的窗前。

窗外，天空中层层白云似骏马奔驰，大运河滚滚碧浪涌向天际。凌澜用手将被风拂乱了的头发向耳后理去。顿了顿，问道：

“阿绣，前几年，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刚掀起来，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时刻，怎么号召我们来的？”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阿绣回答得响亮有力。

“是呵！从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跟着毛主席，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当一辈子光荣的红卫兵！”凌澜的心中涌起阵阵热浪，“我永远不会和这个光荣称号‘告别’！”

阿绣一听，闪了闪秀眼，笑了：“能一辈子当红卫兵？”

“能！”凌澜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她那略带稚气的口吻中充满着坚毅和庄严：“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

革命几十年，还戴上‘红卫兵’臂章，亲手点燃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凌澜走上一步，伸手扶住阿绣的肩膀，凝望着她那沉思的脸庞，明澈的眼神里透出一股豪迈的锐气，“阿绣！说真的！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我心里揣着的那盆火，眼下可越烧越旺啦！不管今后我在哪儿战斗，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就往那里冲！我看哪，刻在心头的‘红卫兵’称号是永远去不掉的！”

“刻在心头的‘红卫兵’称号是永远去不掉的！”阿绣一字一字重复着，激动地把凌澜的手握住了，“凌澜！你这话说得真好！”

“阿绣，你想，前几届毕业的红卫兵，他们不是把这个光荣的称号刻在心头上，在三大革命第一线作出了许多新贡献吗？”凌澜郑重地说。

“我们得好好向他们学习！”阿绣不由得兴奋起来。

“这可不容易哩！”凌澜象是想起了什么，看了看阿绣，接着说：“那次解师傅动员学习，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鲁迅，严于解剖自己。我记住了鲁迅的几句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这话多发人深省啊！我体会，我们要一辈子无愧于‘红卫兵’的光荣称号，就要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时时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自觉地改造自己，革命到底！”

凌澜一番话说得阿绣思绪滚滚。

凌澜顿了顿，又说道：“阿绣，今天会上，解师傅还用许多事例说明阶级斗争在我们青少年身上的反映。我寻思着，在新的形势下怎样继续革命？这是摆在我们红卫兵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哩！”她深沉地望了阿绣一眼，又铮铮有力地说下去：“阿绣！昨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了几句话，我念给你听听……”

凌澜佇立在窗前，亮出清脆嗓音，激情地背诵起来：

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象那破雾的海燕，翱翔的鹰，
任凭征途多艰险，
劈波斩浪向前进！
继续革命永不下岗，
誓为共产主义战斗终身！

.....

“继续革命永不下岗，誓为共产主义战斗终身！”阿绣学着凌澜的音调复诵着。末了，拍着手笑道：“好好好！凌澜原来还是个诗人哩！”

凌澜脸一红，扬手要打阿绣。两人嬉笑着，爽朗的笑声飞出窗外……

正在这会儿，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从窗下传来，打